齋齋主人書畫潤格

六尺屏六元。五尺屏五元。四尺屏四元。大立幅二元。小立幅一元大小橫披同上。斗方五角。摺箑五角。對聯一元

書則行草，畫則墨蘭，並價不減，惠請必先，撰文書隸，例外加參，劣紙恕卻，重在夾宣，件交棉花街芝蘭軒，外東凌雲閣二藝表鋪均可，先惠潤筆，限日繳卷，去年因寒暑過甚，交件未得者，請即日寄函索取，

琴耽蘇天培擬

聚興誠銀行

建設社會事業

發展平民經濟

嘉定大綢莊 寶豐

住春熙南路 專辦

花素大綢·生絲·裏綢·

廠絲仿綢·花素綢綢·

一律清水·有粉包換·

現值開幕·克己歡迎·

申明 本號由嘉定遷來并無分號號牌特別有大綢莊三字爲準標各界人士認明招牌爲記 寶豐大綢莊啟

電影廣告

昌宜 愛的花 陽歷四月廿九號起 號止 十大本一次完

智育 紅蝴蝶 後集 陽歷四月二十號起至 止 特映 八大本一次完

新明 孝女復仇 陽歷四月廿九號起五月一號止連映三天 八大本一次完

光明 粉粧樓 國歷二十年四月三十號起

井研結純學校緊要啓事

本校爲結純學會所創辦純以振興教育爲宗旨并無任何黨派作用數年以來早爲一般人士所洞悉近因本縣新舊指委發生爭執而舊指委以新指委中有曾任本校義務教員者因之遂藉詞誣告本校與新指委勾結聞聽之餘不勝駭異除向當局解釋外特此鄭重申以以免誤會此啓

四月二十八日

成都 鳳祥 寶成 銀樓

總府街 鳳祥 春熙路 寶成 銀樓

九成金照 赤金九折計算

售出五十六兩

收進五十二兩

益州 參茸燕莊

是爲社會人士

備儲一切扶危

救急起死回生

各種良藥的！

住春熙路新明電影對門

快利車行 噴漆包車

應用材料概由滬專運來省決非別家盡以本地鐵器裝置新時可以魚目混珠但不能奈久敝行專爲顧主滿意起見特製A字電機噴漆包車久不變色B字包車顏色鮮美保用十年定價從廉出租家庭汽車結婚花冠頭紗

住春熙路南段

福祥綢緞莊

春熙路北段

●最近運到時新花色數百種●

舉行春季大廉價三十天

本記拘決大之犧牲、各貨概不依照現在市面行市定價，并自四月七號起、五月七號止，格外（九五歡迎）、機會難逢、幸勿錯過、

馬裕隆號特別啟事

本記三十年總決算第二次大犧牲大拍賣不覺一月戶滿茲爲力圖推銷存貨起見不得不再爲繼續拍售仍照減價折扣廉上加廉此敝號歡迎各界惠顧之誠意在敝號力行推銷爲目的在諸君多獲廉貨爲滿意雙方便利法良義美以期根本改造努力組織第二屆兄弟公司實行薄利推廣主義也 主人謹佈

有四角二仙一頂折帽

有照價五折一根鏡匡

有照價六折一中山手表

有照價四折一尺各色花邊

東大街總號 春熙路分號 一律折扣

正心堂啟事

本堂於民國十八年國歷十二月二十三日曾在國民公報登有啓事一則本堂尚未在外營有商業牌號亦無執照等發行在外特此聲明等語茲因科甲巷天佑生倒塌各界有誤會爲善堂之商號特將前本堂啓事再爲重申以明界限而息謠傳 成都正心堂首事謹啓

恭頌崇慶縣郭縣長之德政

縣屬民心刁悍命案如鱗自郭縣長下車以來勤恤民瘼號稱折獄凡遇命案無不詳加審慎可謂重人命者之週且密也如鄙人弟陳懋卿去年被陳普南等圖謀刧斃一案經前任內牘保逃颺致使冤沉海底迄仁天蒞任舊案重提始將兇手重治歲查獲將主謀陳普南等拿案明鏡高懸一訊而盡悉顛末行將擬辦詳及幽明鄙人無以報酬特登報端略表愚意此頌 崇慶縣陳耀卿謹頌

中華國民拒毒四川分會啓事

秘書處總務科

逕啓者敝會前會址地點狹小現已移春熙路新新新聞館辦公以後凡有敝會一切公文電件及接洽事項等均希直往該處接商庶免遺誤此啓

洗雲室山水畫例

團扇摺扇 每柄大洋二元

斗方絹紙 每尺大洋二元

屏絹紙 每方尺大洋四元

四尺以上加倍 直幅橫幅手卷類推

交件 先惠筆資約期 賜件交石馬巷二十三號錢驤候寓

△第七十六號▽

趙戴文之高頭講章

多烘

內政部部長趙戴文，出席第三次編遣會議時，見羣英之會萃，聆偉論之滔滔，伏案出神，意態誠懇，大有洗耳恭聽遊夏不贊一辭之概，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見之，以編遣會議委員之資格詢道曰，「各部皆有提案，內部如何，」趙即席用手摺書一提案，恭謹親呈主席之前，蔣閱畢笑頷其首，傳觀在席委員，相與贊嘆，蓋爲子貢問政一篇也，不意千載而後之孔仲尼，竟在民國十八年一月之編遣會議上，大出其風頭，居然爲國民革命軍諸將領之顧問，此公尚能走一步紅運，東山之徒，可勿作乘桴之嘆矣，其提案原文曰，「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貴精不貴多，」「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食之者衆，則財用不足，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開首立國，能昭大信於民衆，又能及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生長四乳的男女

豆棚

鳶縣文家坪文宏開之子傳鐸，生有四乳，現年僅九歲，羞以示人，其有在無意中偶一見之，則不顧而逃，時人迷性常以將來之周文王目之，是以其父母愛之，無異掌上珠也，然性雖敏而不好學且其玩皮，將來之成就，恐未必爲時人所料也，又此間藥王廟側居民郭德萬，娶妻雷氏亦有四乳，嘗生於乳旁，上一對小，下一對大，均可出乳，詢其生育，則每產必雙生，每生則只育其一，今其人已五十餘矣，身體甚强壯，不識一般科學者，對此可有研究否，

最險狠之魚類

珊瑚

世界魚類，以鯊魚對於人類，最含有危險性，惟據最近美國哥德提及布瑞德兩博士之調查，則謂熱帶中所產之梭子魚一種，性最兇狠，較鯊魚傷人尤多，因該魚目光最銳利，雖僅一線微光，亦爲所見，是以落海或游泳之人，一爲所見，即難逃避，輕者手足被其嚙斷，重者能傷性命，但該魚見人時，祇撲一次，一次不中，即掉首他去矣，

白玉瓊被盜袪篋竊金

（周郎）

重慶簡道子街三十九號，三慶會花且白玉瓊於昨夜被盜，次晨始行發覺，當即查看，計失去大小皮箱三口，內貯金手飾三二支，赤金戒指二支，手鐲一根，人頭大洋二元，及衣物多件，該伶遍尋不獲，昨已呈准市府公安局通令各區所協緝，務獲懲究云，

發昏十二章之鞸卦

仿家人卦詞　要

鞸利女美，彖曰鞸女肩隨乎前男尾隨乎後，男女隨，戀愛之自由也，鞸有神祕焉，狹邪之謂也，挨挨擠擠，兒兒搭搭摩摩扯扯，而鞸術行，行行鞸而狂且悅矣，彖曰風自火出鞸，浪子以首有容而躬有飾，初九，防有鞸悔亡，彖曰防有鞸欲未遂也，象六二无攸往在城闕貞吝，彖曰六二之吝包以羞也，九三，鞸神眈匕，懼撻吉蕩婦嘻匕終吝，彖曰，鞸神眈匕未動也，蕩婦嘻匕動，鞸心也，六四，遇鞸大吉，彖曰，遇鞸，大吉，得自媒也，九五，社交用鞸，公開吉，彖曰，社交用鞸，交相吻也，上九，夫媚，有如終吉，彖曰，媚如之吉伏雌之謂也，

年年壓錢之肅王女孫

（逸民）

清社顛覆，宗室中之有志者，大都東走扶桑，棲息異邦，肅王善耆即其一也，顧三島生活程度，較國內高出數倍，肅王又不善經營商業，不數年間，即現捉襟見肘之慨，廢帝溥儀，雖予資助，之徒以食指浩繁，終不免竭蹶之漏，因抑鬱而殁，身後蕭條，兒孫又衆乃不得已散遺四方，各謀生計，如長女之歸日人川島爲義女，易名曰川島芳子，餘都陸續歸國，依附宗室中之稍擁資產者，顧清室貴族，近頃無不潦倒，即溥儀亦以販賣古董敷衍歲月，因之肅王後裔，遂不得不奔走求食，月初其孫女憲德之女淑明，又偕其長兄由天津搭日輪景山丸東渡，神戶寓西巢鴨一九六號後藤武氏宅，而就學於一縫製和服之商肆中，以冀自習一技，不至啖飯無地，貴族末路，亦可憫矣，

費人索解的瀋陽外號

華胥

予偶以西人呼瀋陽爲穆克登Mukdon，殊乖名從主人之例，思有以知其緣起，猶之支那China一名亦非吾人之自呼，然頗有其來源，（如秦之音轉，震旦之聲訛，瓷器絹素之別名等），而穆克登之名，亦非出於杜撰，當係滿語舊稱，茲承疏厂君釋疑，謂係滿語無誤，第吾之所欲知者，則此一名涵義也，疏厂君既謂譯成漢文，則盛京之義，是否登之一字，即爲京字義，是否穆克即爲盛字義，頗願一知其詳，而「音德恩」「谿滿」，是否即爲「興京」兩義，亦願一聞，谿滿一音，亦或別有一義，因綏遠城舊名亦曰「庫庫谿滿」也，吾初不能滿語，而強音之，以爲臨文之便，如河爲「烏拉」，橋爲「發庫」，而穆克登之一詞，既可爲人名，又可爲山名，故於其涵義，頗疑其非「盛旺的京城」耳，如通遼縣原名「白音大來」名，蒙語「福氣」之意，吉林省原名「吉林烏拉」，滿語「河邊」之意，故於「穆克登」一名，亦是此等興味焉耳，

世界新奇的小珍聞

梅客

英人家庭中，近因瓷器脆薄易碎，日常所用碗碟杯盞，有改木料製的，漸成一時風尚，木料大抵爲胡桃木與桃花心木，代價比瓷與玻璃質爲貴，但可以經久耐用，

紐約有一家大樂器店，在一日之間，賣出大號批亞拿二百九十架，都由參觀的人當場買去，可見美國富人之多，

英國婦女，流行一種木質耳環，用手工雕成，描以彩色，以金屬細鏈懸掛，一時成爲時髦飾物，

紐約一家大商店中，備有戲院一所，凡是上店購物品，或參觀的，可以終日在店中看戲，

太平洋中的紐西倫島上，新發見一株大樹，樹幹直徑二十二英尺，周圍六十六英尺，計有二千年的壽命，

倫敦有一次舉行科學試驗，將菊花一朵，浸在流質的空氣中，碎成小片，及至放到通常的空氣中時，重又結合起來，與原花一樣，

紐約警察總署中，有一個甲蟲，每日能吸取嗎啡二喱，若是由人類吸下，這二喱就足以殺死二人，

英國肄廿狄來的提文府大廈中，新在地下發見一個一千六百年前釀酒的窖子，此屋以前爲提文府公爵的住宅，

犒軍盛酒古瓶

宋韓世忠

太倉縣屬瀏河鎮漁村，漁民在海口捕魚時，獲得大缶，質酒瓶，分韓瓶成瓶兩種，韓瓶四耳，成瓶兩耳，相傳係宋韓世忠從高宗南渡，平苗傅後，用以盛酒犒軍，明嘉靖時，戚繼先以浙兵平倭寇時，亦用此法，兵士飲罄，投之海，瓶分大中小三稱，大者高二尺許，徑二寸許，可儲酒十斤，中者尺許，儲五斤，小者五六寸，儲二斤，惜海中，用滾鈎取瓶出水，數十個人，完鑿者少，鬻之市蒔花高價每瓶僅一元，用之百，可經久不凋，

美白宮祕密警察

海客

美大總統住的白宮，每天來客，不知有多少，他們或來和總統接洽政務的，或來探望總統的，或是異國游客，而來觀光的，差不多車水馬龍擁擠不絕，來客既這樣多，所以白宮警察職務，也就和衆不同，白宮警察，分內外兩班，外班警察，都穿制服，與普通警察無異，數約五十，專任各門守衛，不過與其說守衛，毋寧說是參觀者的招待，更切實，因一年中不知有多少遠方遊客，或訊問白宮歷史，或打聽總統起居，叨叨問個不了，警察必耐心一一回答，總能使他們滿意回去，一天到晚，幾乎儘忙的這種工作，有個叫做台而倫柏爾的警察，他在白宮服務三十多年，他說答遊客話，每日如小學生背書般已不知講了幾千萬遍，至於內班警察是不著制服，所以叫祕密警察，唯一責任，就無保護總統的安寧，他們人數無定，遇緊要事可隨時增加，他們無時不追隨總統左右，差不多如形影一般，因不著制服，外人就難識別，譬如總統辦公務，或見來賓，或宴會，身邊總有幾個祕密警察或充書記，或扮隨員，或混在客中，你再認不出最有趣柯立芝總統時，要到古巴伐哈拉出席汎亞美利加大會，那時古巴有一部分愛國黨反美激烈，宣言將不利柯氏舉動，古巴政府特電柯氏請注意，柯氏仍無事般的去出席，當柯氏到古巴時，街上幷不戒嚴，歡迎的人，如山如海，柯氏在這人縫中穿過，安然地到達行轅，人皆稱他豪爽，其實那曉得柯氏的前後左右，盡是白宮祕密警察，足有三四百人，團團把柯氏擁在中央，在離柯氏四五十步內，外人休想擁進，旁人不知，以爲他們也是來歡迎的，祇有他們自己明白，因爲宮白警察每人衣角都有一根小鍼作暗記，在歐戰時，威爾遜是主張參戰的，當要到費城作參戰演說之先，反對的人寫信警告，說如果真要去，他的身體就要受危險，但威氏不肯示弱，仍到費城演說，當威氏汽車過費城時，因看的人太多，有一人爲後邊擁擠，站不住冲出來，差不多要碰在威氏身上，在威氏旁邊一個警察，以爲是刺客，將這人兩腳一提，如提嬰兒的倒擲回人叢中去，足見他們膂力超羣，因爲他們個個都經嚴格的訓練，哈定總統時，他極喜和人民接近，每日午後十二至一時，是接見人民時間，每日來見總統有數百人，於是一班祕密警察，就大起忙勁，他們總要設法使人民不能近總理身，即使看到總統，至多祇能一握手道聲好，就被祕密警察擠出，這種儀式，直到胡佛做總統時纔廢，無論什麼人，那怕他是有身分的，見總統時，手不能拿東西，也不能將手插入袋，若無意間違犯，你耳邊就會幽幽地送來請你注意的聲音，這就是祕密警察的警告，祕密警察對總統安甯，既纖細不遺，所以總統一舉一動，都常感不自在，甚至和朋友談天，也往往覺得不自由，塔虎脫做總統時，他常自稱是「無隣的孤獨者」，因他自住白宮，他以前朋友，都疏遠不來看他了，爲怕祕密警察麻煩，差不多歷任總統都感白宮生活，說已是個體面囚人，別人看他快活，其實他連普通人民身體自由，都無形地被剝奪了，